

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倖存者的悲歌
<p>離開心理醫師的診間，我沿著這條才走過幾個月、還沒有熟悉的小徑回到家。 說是家，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小屋舍，隱藏在荒蕪的鄉間。 這是一段很長的路程，但我什麼也沒想，只是看著景物掠過，任鋒利的葉緣劃過單薄的衣物，傳來隱約的疼痛感，卻劃不開塵封的心。 這個星期總是這樣，空洞而虛無。</p> <p>撥開與肩同高的雜草，結束了約莫一個鐘頭的行屍走肉，我推開斑駁的木門，逕自挨近陰暗的角落，沿著牆滑下，跌坐在地。 過了良久，碰地一聲，不知是自主或是被動地，沒有窗戶的屋子闔上了嚮往光明的眼，滿屋的陰霾再次席捲而來。</p> <p>「不能再這樣下去，你得走出來。」我的心理醫師總是這麼說。 但是要走去哪裡呢？也不過從深淵的這端，走到深淵的那端而已。 「結痂的傷口一直好不了，是因為你縱容傷口內裡腐爛。試著撕開它好嗎？」 但是他卻沒發現，維持這具殘破身軀機能的所有活性，只剩下傷口裡的還持續運作著。要想活下去的話，只有將傷口挖掘地更深，擴張腐肉的領地，才能勉力支撐住微弱的生機。 挖去腐肉不能活命，只會死絕。日復一日的痛楚，是我無法戒除的呼吸器。</p> <p>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吃力地扶著牆，勉強撐起無法挺直的腰桿，搖搖晃晃地走向床沿，取出矮櫃裡一疊泛黃的紙張，小心翼翼地翻開。 首頁是伊萊·奧斯蒙的畫像，我的長子。 看著畫上稚氣未脫的面容，我忍不住也勾起一抹相似的弧度，卻猛然意識到，這副童真的五官再也吐不出咯咯的笑聲，只能在寂寥的閣樓中，對著滿屋的粉塵，繼續漾著可愛的笑靨。 我頓時覺得空氣一陣稀薄，險些窒息。</p> <p>「讓我來說明整整一個月沒有寫日記的原因，我想換作是誰也難以這麼快平復下來的。這要從上個月我們鎮上的大事件開始說起，而且我能保證，絕對可以敘述得像昨天發生的一樣。」 「絢麗的光火拉開一切的序幕，在我十三年的生命中引爆。我聽見父親和母親從屋裡驚慌失措地跑出來，粗暴地將我扯進他們的懷裡。我痛地放聲大哭，又或許因為是害怕，但他們充耳不聞，只是用力扣著我的手腕，彷彿要扣下我的靈魂似的。」 「是鎮上的核電廠爆炸了，大人們這麼說。像是邪靈的散播，母親也因此得病，猶如</p>	

惡魔般死去。我不敢問父親，因為父親很難過，但又不只是難過，彷彿世界末日那樣絕望。他哭喊著母親，還有一個沒聽過的名字。我不太懂，但好像又明白什麼，就是那個天使一樣的母親已經被拉入地獄，永遠離開了我們。」

我差點揉碎因幾經翻閱而越發脆弱的紙張。每讀一句，我死死攥緊的關節就泛白一分。

是啊，還沒正式跟你介紹呢，那個預備降生的孩子，我和梵妮決定將她取名為伊莉亞。她將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女孩，會賴在我的懷裡撒嬌，會調皮扯著梵妮的長髮，會跟在哥哥身後踢著皮球。或許在我們沒看到的地方，會嘴饞偷吃你藏得隱密的零食，在梵妮的維護下，你或許還會吃醋地鬧彆扭。親愛的小伊萊，我們都已經準備好該如何開導你，教你如何成為一個有擔當的好哥哥。

可是我還是粗心的犯了錯，明明一直以來梵妮總是那麼小心地呵護她，然而我在爆炸發生的當下，只來得及抓住你，卻忘記捂住小莉亞的耳朵，大概是因為這樣她才會害怕地逃走吧！

我無力地垂下顫抖的雙手，彷彿看見鮮紅活躍的小莉亞一點一滴從指尖掙脫。

萬幸的是，在梵妮差點被拖入地獄的時候，她聽見了小莉亞的哭聲。小莉亞正跟在天使群旁邊，哭著要梵妮抱。母愛是多麼偉大！她看著小莉亞，滿心滿眼都她，堅強地粉碎了魔鬼的禁錮，一步步走向小莉亞，直到將她抱起，然後回頭給了我一個擁抱，並且在你的眉間烙下一吻，像過去的每個晚上一樣。

最後她給了小莉亞一個溫暖平靜的微笑，便跟上了天使們的腳步，回到了天堂，然後在那裡愉快地教養著小莉亞，還會抓著她的手指向你，期待她發出「哥哥」的發音。

為了這樣幸福的注目，我們約定過，會努力生活下去的啊。

狼狽地反手在身上胡亂抹了幾下，我稍微整理好情緒後，拿起剛剛放下的日記，繼續翻到下一頁。

「輻射真是個可怕的傢伙，會將我們的靈魂啃食，直到失去一切光明後，再將我們劃入黑暗的囹圄中，永生永世。」

「化身成魔鬼會是什麼樣子呢？會從雙眼流出鮮血？還是從腐爛的斷臂中長出一條渾身墨綠的蟒蛇？我不知道，或許就是這種未知才更令人害怕吧？」

「我問父親，我會不會也像母親那樣墮入地獄，父親說不會，可是我已經被它所籠罩、成為它的子民了呀！為什麼不告訴我實話呢？我只好偷偷祈求母親，祈求她不要讓我一面眺望光明的彼岸，一面卻深陷泥沼。就讓我迎向泛著冷光的獠牙，親眼看著毒液密密麻麻地爬上心臟，安心倒數剩餘的鼻息。」

「我不害怕死亡，但我害怕等待死亡的途中，爭先恐後冒出來的那些念頭。求求你，不要讓我盲目地苟延殘喘。」

我用盡全力，才控制顫抖不已的手捂住潰堤的雙眼。

對不起，小伊萊，原諒我的自以為是、原諒我沒有注意到你的訴求、原諒我沒有及時將你扳過身，讓你看看在身後的是不是絕望的泥沼，而是踏實的地面、原諒我看著你正面色灰敗地抱住自己，無助地瑟縮在角落，卻任由張牙舞爪的恐懼將你逼到無盡的深淵、原諒我沉浸在粉飾的太平盛世，忽略你絕望的嗚噎。

原諒我，只能這樣撕開血淋淋的傷口，用悔恨的淚水祭奠我所摯愛的你。

我哭得泣不成聲，但是再也沒有人會小聲喚著我的名字，提醒我孩子還在睡，小心不要將他給吵醒；也不會有人會小跑過來抱住我的膝蓋，哼著不知名的兒歌，試圖讓我開心起來；只有我自己，能點亮陰沉幽暗的屋子，然而我卻沒有資格、也承受不了光明的恩澤。

「終於，父親和我一起到醫院檢查。感謝上天，我們並沒有被烙上惡魔的印記。但是這片土地已經被惡魔所佔領，所以政府下令要我們搬到鄰近的城鎮。」

「雖然我不想離開，因為母親在這裡。但是父親說，他答應母親要帶她到大城市買一條新的鵝黃色碎花洋裝。為此，我只好點頭應下。」

「新環境會是什麼樣子的呢？會有母親最喜歡的向日葵嗎？會有朋友陪我一起踢足球嗎？會從此再沒有輻射的陰霾嗎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會好好適應的。」

「明天就要入學了，父親陪我整理著明天要帶的東西，嶄新的書包、嶄新的書本、嶄新的制服和皮鞋。親愛的母親，嶄新的明天我依然會想念妳。」

「今天進入了新的班級，我努力釋放善意，可是他們好像不怎麼領情。大家有著各自的夥伴，似乎不怎麼在意我。」

「終於有人願意向我搭話了！我用盡全部的熱情，希望可以融入這個新環境。可是當介紹到了我所來自的家鄉時，所有人卻突然一陣靜默。然後我面前的那個人，皺眉看向我，用著我聽不懂的方言低聲說了一句，便逕自轉身離開，其他人也是，紛紛退開我身旁。我沒有、也不敢問他們為什麼。」

「父親問我在新學校過得怎麼樣，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開口。看著在這段期間迅速衰老的父親，我只能揚起嘴角，笑著說很好。」

「如果說昨天只是沒有善意，那麼今天就是充滿惡意的程度了：會故意在碰觸我的東西後，用誇大的肢體表達嫌惡；在分組的時候明顯地排擠我；同桌的東西掉到地上，我幫他撿起來後，他卻厭棄地將它扔回地上。」

「『你們這是什麼意思！』終於忍無可忍，我在下課的時候衝他們問道。『哼，我們才不要跟螢火蟲說話！』他們輕蔑地瞥了我一眼，轉身譏笑道。『螢火蟲？』我不明所以地喃喃重複道。『你們村子不是核爆了嗎？應該整村的人身上都沾滿輻射落塵吧！』『把電燈關掉應該會整個人都會亮起來！』『那他們村子就不需要電燈了啊！』『哈哈哈哈哈……』他們哄堂大笑，指著我，好像真的從我身上看出什麼似的。」

「『你們不要胡說八道！』我似懂非懂，卻因為跟不上他們的節奏又急又氣，無力反駁他們。直到上課鐘響，他們的笑聲才漸漸停歇。然而我卻無法平靜，這場讓我們全村數

個家庭崩潰的悲劇，對他們來說，就只是茶餘飯後的笑談嗎？」

「接下來幾天都是這樣。」

「接下來幾個星期還是這樣。」

「已經持續了三個月，我好像有點撐不下去了。難道倖存，就是為了讓我淪為笑柄嗎？我好難受，也一直反省自己，到底做錯了什麼，才會在遭遇了天災後，還要繼續承受著這樣的折磨。」

「今天有人不知從哪裡見到了罹難者的遺照，驚呼出聲：『天啊！他們好醜！像魔鬼一樣！』母親的容顏頓時掠過眼前，像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我一聲不吭，直接衝上去朝他揮拳，隨後便是一陣扭打。直到最後老師出現，將我們兩個拉開，並分別詢問我們打架的理由，而我什麼也沒說。」

「放學前夕，父親被通知來學校，看著同學若有似無打量他的目光，我心中有股無法紓解的鬱氣，彷彿有什麼在心中萌芽了。」

「回家之後，父親告誡我不要惹事生非，在新的環境就要入境隨俗。我很愧疚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，母親大概也會對這樣的我希望吧？」

「日復一日，情況依然沒有改善，甚至更加嚴重。我的心靈生病了，我知道的，就像當初被污染的母親一樣，我恐怕也步上了同樣的後塵。彷彿撕裂成兩個靈魂，一個拚命在父親面前武裝自己，一個已經臣服在魔鬼之下，日日受苦。」

「揮之不去的陰影，像慢性毒藥一般滲入骨髓，被血球運送到各個細胞，佔據了所有胞器，不停壓縮求生的欲望，直到細胞膜再也承受不住地迸裂開來為止。」

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我對自己說。真的很抱歉，我親愛的父親，懇求您能諒解懦弱我，不得不終結這段時間的苟活。」

再也支撐不住地任紙張散落在地，我用著彷彿當年抓住小伊萊的力氣放聲大哭，哭得聲嘶力竭，差點喘不過氣。

我得多遲鈍，才會看不見小伊萊掩飾得極其差勁的遍體鱗傷、他泛紅的眼角、和日益消瘦的臉龐。

放任自己沉浸在痛失髮妻的傷痛中，卻沒注意到愛子也悄悄拉開悲劇的序幕。在我忽視的背後，他獨自承擔了多少羞辱、多少格格不入的徬徨，我卻沒有在他沉淪的時候點亮指引的火把，而是放任他逐漸消逝。

直至後來聽到轉述，小伊萊在頂樓上，平靜卻決絕地寫下了生命的最終章。

「我不是螢火蟲。」伊萊垂下眼眸，聲音卻十分清晰，帶著詭異的冷漠。

「那是什麼？和你們村民一樣的魔鬼嗎？哈哈哈哈哈！」對方渾然不覺地繼續開著殘忍的玩笑。

「如果你要說我們村子被惡魔給摧殘過，我無法否認。但我們不是他的子民，而是逃離魔爪、倖存的勇士。」雙手不自然地緊握著，肌肉隱隱顫動，像是在為勃發做準備。

「惡魔才不會放過你們呢！」他輕蔑地嘲笑，如同詛咒的一句話，終於擊倒了伊萊搖搖欲墜的精神，他的眼前頓時渲染出一片血肉模糊。

「是嗎。」不是疑問，倒像是得到了回答似的，伊萊緊繃的肌肉驀地一鬆。

「那麼，我也不會。」

語畢，嘴角詭譎地上揚幾分，他一步步退到頂樓圍欄邊。

「喂！你要做什麼！」終於查覺到幾分不對，對方這才略顯驚慌地喊道。

伊萊睜開半垂的雙眼，露出滿目血絲，「願惡魔，與你同在。」

便縱身一躍，彷彿燒盡最後一點反撲的勇氣，最後歸根復命。

那個孩子最後瘋了。

你說殘忍嗎？那麼我的小伊萊呢，他所承受的苦難應該要由誰負責呢？

我不想談論「用餘生償還他的罪孽是否公平」這件事，小伊萊自殺後，這些事情對我一點意義也沒有，哪怕用他的生命祭奠，還是換不回我的孩子。

就在一個星期前，我剛接到消息的時候，簡直不敢相信那麼乖巧、總是獲得左鄰右舍讚譽的孩子，居然就這樣離我而去。當下根本來不及湧上悲憤的情緒，而是滿心茫然，一個幸福美滿的家，甚至在不久前還在期待著新生命的降臨，如今卻已經支離破碎。

恍惚間，突然被幾聲裝模作樣的勸慰給喚回神智。看著他們無關緊要地說著「節哀」的時候，我真的想狠狠地撕碎那一張張偽善的嘴臉。

他們大概是這麼想的吧：「反正早就被輻射給污染了，能死多少算多少。」

多麼悲哀啊，這齣悲劇竟然是建立在那麼多人的期望之下，而我卻無力反抗。

那些惡意彷彿鑽進肺部進行氣體交換，每個吸吐都讓我痛不欲生。已是孤身一人的我，再沒有勇氣繼續待下去，只能像個失敗者一樣落荒而逃，沉默著將小伊萊帶離這個兇手集聚的賊窩。

我真的很抱歉，竟然邀請你來到了這樣的世界。

半個月後，我收拾好簡便的行囊，帶著梵妮和孩子們回到了皮頓村。

是的，只是皮頓村，而不是外界冠予的「核爆村」、「惡魔村」。

途中我已經在腦中演練過一百次，看見滿目瘡痍的家鄉要有的反應：或許會悲從中來，或許會獨自堅強，一邊指著熟悉的地方，一邊回憶著當初遊玩的點點滴滴。

但我從沒想過，經過短短不到一年的修復，映入眼簾的會是這樣一個嶄新的樂園！

應該說，不是樂園，更勝樂園。

當你來到一個仙境，你只會因鬼斧神工的造景，而感覺渾身飄飄然；但當你乘著方舟，回到了洪水肆虐的起點，任何一株稚嫩的幼苗都能帶給你最震撼的感動——如同在暗室中點燃名為希望的火把，瞬間驅逐黑暗。

此刻的我便是這樣的心情。一片的綠意盎然，我彷彿能聽見小莉亞和小伊萊在一旁的草地上追逐嬉戲，而梵妮正靠在我肩上，溫柔地注視著這一切。

儘管只是泡沫般的幻影，但如此美好的想像，還是讓人忍不住沉醉其中。

半晌，我眨了眨濕潤的雙眼，勉強拉回渙散的思緒，仔細端詳起這個與記憶相差甚遠的家鄉：印象中，這裡在強烈火光之後，舉目盡是荒蕪。

然而我現在卻看見，林間的枝條正生機勃勃地搖曳著，一陣微風輕輕拂過，交織出大自然最動人的低吟淺唱，附近的水車也咯吱咯吱地轉動，拍向水面的清脆聲響，像是能淨化心靈一般，一聲一聲，給予靈魂最清澈的洗禮。

突然，身後傳來一道嘶啞卻熟悉的聲音：「你是……奧斯蒙吧？」

「凱因先生！」我驀地回頭，眼角瞬間蒙上一層熱意。

凱因先生是我們十多年的老鄰居，約莫是從小伊萊剛出生那時候搬來的。他曾經在城市裡做過事，因此我們都會敬稱他一聲先生。

「你也回來了呀，我們前陣子才剛提過你呢！」凱因先生拄著拐杖，緩緩地走向我。

我趕緊上前挽住他的臂膀，一邊搭話道：「真的啊？先生怎麼會提起我了呢？」

「幾個月前，我們村不是好多人都搬離開了嗎？後來大家又陸陸續續回來，我們家那個臭小子才提起你呢，說是沒聽說你的消息，希望你一切無事。」

凱因先生的孩子與我同齡，因此對我來說，凱因先生是如同父親一般的長輩。聽到這問話，我好不容易風乾的雙眼又有泛紅的跡象，像是突然找到依靠的孩子，一切的武裝全數瓦解。

「小伊萊、還有梵妮……他們、他們都……」我忍不住哽聲低訴。

「是這樣啊。」凱因先生神情悲憫，「人終究會走到這境地的，他們只是提前投入主神懷抱而已，莫過於傷心了。」

「我明白的、我明白這些傷心是徒勞，但我就是忍不住……」

「唉，都是可憐人啊！」他忍不住嘆息。

隨著凱因先生蹣跚的步伐，我的心情也漸漸平復。想到一把年紀了，還像個孩子似地流淚，我臉上忍不住浮現赧色

似是知道我心裡所想，凱因先生自然地轉移了話題：「對了，這邊經過修整過後，很多地方都變得不一樣了，我帶你去看看吧。」

「好的，麻煩先生了。」我感激地說。

於是凱因先生便帶著我往村裡前進，一邊向我介紹附近的變遷。

「這裡原本是一家雜貨店，雖然沒有受到波及，但後來還是強制拆除了；還有那裡，是萊尼亞克夫婦的舊家，現在他們已經搬到了靠河岸的那區；而這邊原本有個很大的水車，大概是我們這代的記憶吧，現在也已經拆除了，不過杰洛德倒是又建了一個新的，當作是新的開始也不錯。」

才過沒幾個月，皮頓村就人事已非，看著陌生的景色，我感觸頗多。

我們邊走邊聊，很快便抵達了凱因先生家。

「你這幾天就先住我家吧，」

「好的，多謝您！」我感激地彎腰道謝，「對了，那個……大家都還好嗎？」

凱因先生原本還微彎的眼瞬間垂下，佈滿哀戚的面容如利刃一般貫穿我的心。

「抱歉，我並非有意……」

「沒事。」凱因先生輕嘆了口氣，「讓我悲痛的並不是事件本身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報導上驚人的死亡率確實很讓人惶恐，但你知道嗎？這些人裡面，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是真的死於爆炸，剩下的全都是自殺。」凱因先生垂下眼，聲音帶著一絲麻木的殘忍：

「比起災難本身，人禍才更加致命。」

我愣愣地看著目光投向遠方的凱因先生，眼裡的旋渦深邃的像能將人捲入。

「你知道為什麼政府下令搬遷之後，還有那麼多人不畏輻射的威脅回來嗎？因為比起身受爆炸後的噩夢所苦，更讓人無法承受的是城裡的各種歧視，不管是異樣的眼光或是惡意的嘲笑。」凱因先生收回目光看向我，「那麼追根究底，造成這些歧視的原因是什麼呢？」

和凱因先生交談後，走在這個充滿生機的家園，我努力平復心情，思索這個問題。

從剛剛提到的死亡人數來看，輻射造成的直接死亡率並沒有想像中的高，反而是後續的心理狀態更需重視。

我思忖片刻道：「或許是因為教育不普及，無法讓所有人完全了解輻射的危害，面對未知的事物，人理所當然會感到害怕，進而排擠。」想起了小伊萊，我的心臟忍不住一陣抽痛。

他認同點點頭，接著眸色轉深：「你說的只是其一，然而，更令我們感到無助的卻是政府息事寧人的態度。這場噩耗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汙點，是他們不願意揭露的災難，於是做出了無關痛癢的聲明。而我們的抗爭，對比聲明當中被避重就輕的『小事』，更顯得無理取鬧。隱瞞災情、抹黑災民，我們卻有苦難言，被迫承受莫須有的指責，這無疑是雪上加霜。」我們可以逃避外界傷人的聲浪，卻無法對抗具公信力的發言。

想到那些官員一派義正嚴詞的模樣，凱因先生冷笑一聲，如此積非成是，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他們編造出來的謊言才是事實。

我瞳孔微瞠，指尖無意識地掐進掌心。一直以為小伊萊的死已經有確切的兇手，卻突然被告知罪孽的源頭另有其人！我的思路忍不住循著凱因先生的方向走，心裡掀起驚濤駭浪。

為了不要讓自己任內有這樣毀滅性的「汙點」，政府在事件爆發後率先發表了聲明，在所有人心中下了決定性的診斷，而輸在了起跑點的我們，不管說什麼都會被政府設立的陰影給壟罩住，失去了發光的權力。

於是我們的不滿，演變成「政府都說沒什麼，你們為什麼還要繼續鑽牛角尖」的假象。

就是這樣一層層的誤解，讓我們被越發厭惡，成為世界的棄子。

到頭來，那個我所忠誠的國家，那個口口聲聲願為民生、為民死的政府，竟然是親手將小伊萊推下高樓的劊子手，讓我如何能接受！

可是，又能怎麼辦呢？具有公信力的政府，對比歇斯底里的難民，這是場毫無懸念的鬥爭。在還沒觸碰到真相的時候，政府就先蒙上了一塊標示著「危險」的公告，讓人更加不願扯下黑布，了解我們的痛苦。

每天都有人在懸崖邊徘徊，或許還存有一絲希望地等待救援，然而迎來的卻是一雙雙將我們推下萬丈深淵的手，而我們的信仰，卻振振有詞指著攀升的死亡人數，彷彿是那張聲明的證據——我們來自地獄遺址，死亡才是最終的歸屬。

這場拉鋸戰，皮頓村的天秤早已偏向失敗那端！

難道我們就只能放棄嗎？就這樣坐以待斃，讓他們對著這個可恥的戰績沾沾自喜？

凱因先生儘管洞悉真相，然而他對這世界的殘酷卻只感到麻木。

那麼我呢？我也要像當初得知小伊萊死訊時一樣，痛心卻無所作為嗎？

奧斯蒙家的孩子已經受害，難道還要眼睜睜看著其他孩子也步上他的後塵嗎？

「不能……」我低聲地從牙縫中吐出幾個字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凱因先生疑惑地看向我。

「不能……不能再無動於衷了啊！」我猛然抬起頭，眼裡彷彿有什麼正熱烈燃燒著，稍微靠近一點，就會被星光般璀璨的灰燼給灼傷。

「奧斯蒙，你……」凱因先生錯愕地看著我，而後悲哀地搖搖頭，「你這是以卵擊石啊！」

「沒事，我會好好準備的。」我終於露出事件爆發後的第一個笑容，只不過這個笑容帶著不同以往的意味。

我花了五年的時間，以「煉獄」為題，拍下了無數張，來自世界各地的悲劇：有受虐兒童、被強暴的婦女、失去雙腿而被霸凌的男孩、遭子女遺棄的瀕死老人。

這些主角存在於不同背景，眼裡卻有著同樣的絕望，同樣瀰漫著鮮血和淚水。

而我也因為這些作品享譽國際，成為世界最知名的攝影師之一。

這樣的話，離目標就只差最後一步了。

今年度最盛大的國際攝影展在鄰國舉行，但因為近年和我國邊境摩擦不斷，讓許多人擔心會因此受到影響。

我嘴角微勾，如此倒正合我意。

於是在展覽開始前的開幕記者會，我特意邀請了鄰國軍隊總司令畢夏普共襄盛舉。

隨著時間越來越近，舞台前面早已架設好一片黑壓壓的攝影機，與會來賓也紛紛入座。司儀見準備就緒，便拉開了典禮的序幕。

這不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大型典禮，但卻壓抑地渾身緊繃，幾乎喘不過氣。努力做了好幾個深呼吸後，很快就聽到了提醒我上台的聲音。

我用力吐出胸腔中的濁氣，提了提領子，揚起這些年練就的自信微笑，接著狀似從容地踩著皮鞋走上台。

耳畔傳來陣陣掌聲，我努力掩飾眼底的暗芒，然後清了清嗓：「感謝諸位長官與來賓的到來，我在這裡獻上由衷的謝意。」說罷，便向在座所有人鞠了個躬，底下也再次鼓起掌。

「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因為『煉獄』開始逐漸為人所熟知的，而這次的展覽主題——『墓地』，有人說是『煉獄』的續篇，因為在煉獄中死去，便進到了墓地。」我朝著鏡頭笑了下，接著說：「這個發想很合理，然而你以為進入墓地就是解脫了嗎，不是的，死亡才是煉獄的開端。所以確切來說，『墓地』是『煉獄』的前傳，更是一切的伊始。」

看著大家有些不以為然，我理解地點點頭，「我知道你們現在或許抱持著質疑與困惑，那麼，希望到最後你們還能繼續這麼堅持著。」我開玩笑地挑釁道。

底下發出一陣善意的哄笑。然後我擺了擺手，指示工作人員將第一張照片搬上台。

「這是一張很普通的照片，對吧？大概和在座各位對鄉下村落的印象相差不遠：老舊的矮宅，還有辛勤的人們。」我的眼神穿過照片，彷彿回到了過去，「這張叫做『家鄉』。或許有人還記得的，這裡便是皮頓村。」

當時的新聞鬧得很大，包括政府的息事寧人和村民的群情激憤。雖然都只是這場悲訊的冰山一角而已，但我想即使是外國應該也有所耳聞。

底下果然引起一陣騷動，但我充耳不聞，接著讓人搬上第二張照片。

「這張叫做『節哀』。而照片中的主角，是我們村裡的辛雅奶奶，棺木裡面是她的孩子。但是你們知道嗎？裡面埋葬的不只一條生命，而是她的全世界。」想起小伊萊的葬禮上，那些敷衍的悼念，瞬間和底下那些竊竊私語的嘴臉重合，我的眼角微微染紅，忍不住洩露一絲嘲諷的意味：「然後，你們讓她節哀？」

聞言，底下的騷動微頓，然後逐漸平息。

悄悄吸了吸鼻子，我繼續介紹：「第三張是這樣的，一張張充滿嫌惡的表情。」指著照片中的人群，儘管笑著卻扯出一絲不屑，「這張，叫做『你們』。」

有人面露難堪，而後悄悄離席。一旁工作人員見狀，趕緊朝我比了個手勢，讓我收斂點，我朝他安撫地揚了揚唇，心底卻沒有一絲動搖。

「接下來這張，叫『樂園』，也就是現在的皮頓村，充滿了生機與幸福。」我臉色總算緩和了下，接著大大方方地說：「當然，還有健康。」

我將照片轉到背後，上面貼著皮頓村目前的當地輻射值，遠遠低於人體的安全數值。

有人不大相信地挨近仔細查看，確認過後驚奇地和左右小聲議論著。

我一派坦蕩地任他們打量，眼神卻直勾勾地射向坐在畢夏普司令旁那位，代表我國的官員。我們的眼神一交會，他頓時心虛地撇頭。

我在心中冷笑了聲，還真是一如既往地卑劣啊。

「至於第五張的作品名稱，」我直視著那坐立不安的官員，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，笑意卻不達眼底：「我想了很久，最後決定叫『謊言』。」

儘管我沒有做出任何解釋，但因為和照片中那個宣讀聲明的傢伙穿著同樣的制服，那位在場的官員冷汗涔涔，被迫接受其他人隱晦的注目。

雖然我清楚地知道，他們不是同一人，但那套相同的制服，傳承著相同的罪惡。

我不甘地死攥住拳頭，卻在最後壓抑下來，暗自將指甲掐入掌心接著鬆開。再轉身時，已經恢復波瀾不驚的面容，繼續介紹第六張照片。

「這是本次參展的最後一張了。」看著照片中那疊泛黃的紙張，我情不自禁地走近，眼眶微潤。

「這是我親愛的孩子——伊萊·奧斯蒙的日記。」多年前喪妻失子的痛楚再次襲來，我差點承受不住地晃了晃佝僂的身體，在身旁工作人員要上前攙扶的時候倔強地揮開，然後咬緊牙根自行站穩。

「第六張照片，名為『絕望』。」我的喉頭髮緊，強忍著心中的酸澀，將縈繞在心頭多年的痛楚一一傾訴：「那個我所忠於的國家，在我們還來不及呼救的時候逕自蓋棺論定，甚至撥開伸向我們的援手，冷眼看我們求生不得，只能抑鬱赴死。」

雙眼徹底模糊，已經看不清會場是如何騷動，我激動地大吼：「那隻將我兒推下高樓的手，是不明真相的你們！是粉飾太平的政府！讓他免於核爆，卻死於人言！」

「奧斯蒙先生！請您冷靜！」

「是啊！奧斯蒙先生！您先別激動！」

會場早已是一片混亂，有仍然厭惡皮頓村的、有替我們抱不平的、有為了各種立場高聲嚷嚷的，工作人員趕緊上前攔住失控的我——這場混亂的源頭。

然而我準備了這麼多年，不是他們三言兩語就能撼動的。

我用力推開他們，粗魯地拭去眼眶中打轉的淚水，看著被圍困住的我國官員，還有面上雖有不悅、眼底卻閃爍野心的畢夏普司令，我笑了。

「畢夏普先生對於前線戰事，一直有著堅定的立場吧？」我忽地問道。

準確來說，他是鄰國主戰派的中流砥柱，在國會上擁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。

他似是而非地挑了挑眉，卻在和我對視的一剎那，飛快達成了協議。

我又笑了，這次笑得眼淚都停不下來。

「既然如此，就讓我為你加點籌碼吧！」我顛巍巍地從口袋掏出一把槍，抵住太陽穴。

「啊啊啊——您在做什麼！」

「奧斯蒙先生！請您把槍放下！」

「別做傻事啊！奧斯蒙先生！」

這次就連畢夏普都閃過一抹驚詫，而我就像個惡作劇成功的孩子一樣，朝他咧開了嘴，他卻無法理解我的愉悅，眉間微皺，搖搖頭表示不認同。

「我們都知道了你的委屈，不會坐視不管的，把槍放下，別做多餘的事！」他說。語氣嚴厲，卻隱含一絲商量。

其他人紛紛點頭，甚至將嚇得面色慘白的官員推來我面前，試圖想平息我的怨氣。

「我才不笨，」儘管神色癡狂，但我條理卻十分清晰：「掌握權勢的政府所能付出的利益，可不是我隻身一人能相比的。」

所以我押在你身上的籌碼，是助力，也是威脅。為的就是不再讓我們的痛苦埋葬在歷史洪流中，永不見天日。

畢夏普聽罷，臉上閃過一絲複雜的神情，我便知道我猜對了。

雖然主戰，不過如果我國政府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，那個電光石火的協議也是可以被輕易捨去的。

所以我不能後退。

只有以血為祭，才能將他逼到徹底的對立面。

「梵妮、小莉亞、小伊萊……」我的眼神逐漸迷離。這時，有人悄悄挨近我身後，準備伺機奪下我手中的槍。

「碰！」一聲，四濺的血花染紅了悲歌的最終曲，和那雙幾乎觸碰到我的手。

餘光瞥見那雙不停顫抖著的手，我有些歉疚，眼皮卻沉重地讓我無法專心思考。

我的神智逐漸渙散，腦中一時閃過好幾個混亂念頭：如果醜聞仍然被雪藏……如果我們的沉冤不得昭雪……如果、那雙救贖的手可以早點伸出來的話……

闔眼前，我似乎看見小伊萊在即將落下的瞬間，被人及時抓住，而後無力地跌坐在一旁，喘息著幾不可聞的僥倖。